



路过小区广场,耳畔响起一阵欢快的笑声。循声望去,三个蹒跚学步的小孩正凑在一起和泥呢。

写作《长袜子皮皮》的瑞典儿童文学家阿·林格伦说:“世界上只有一个孩子能给我灵感,那就是‘小时候的我’。”

人不能永远活在“小时候”,童年喜欢干的事,长大成人,即告终止。身为陶艺家,阿冰、阿坤两个成年人却依然能以调水和泥为乐,他们能不乐呵呵吗?看着他们夫妻二人乐此不疲的样子,我想到了元代著名的艺人夫妻——书法家赵孟頫、管道升。具体一点讲,是管道升写

## 好脾气,好福气,好运气

马明博

的那曲《我依你》:“你依我依,忒激情多,情多处,热如火。把一块泥,捻一个你,塑一个我。将咱两个,一齐打破,用水调和。再捻一个你,再塑一个我。我泥中有你,你泥中有我……”

那天,我在正窑作坊做客,阿冰一边用刻刀剔着陶坯,一边慢悠悠地说:“阿坤脾气好,我们一起生活了二十多年,他从没发过脾气。”这就是说,阿坤能一直保持稳定的情绪。能选得如此佳偶,说明阿冰是个有福气的女人。

是阿冰好运气,还是她在择偶时读到过“股神”巴菲特对女儿的那番提醒呢——“孩子,你要明白,你选择的是人生战场上的盟友,而不是找个人来满足你的懒惰。一个男人给你倒杯温水,半夜给你买宵夜,并不是什么稀罕事,然而现实中很多女人却为这种低成本的付出,感动得一塌糊涂。你要看他是否正直、勤奋、活力。再有,就是他的谈吐、知识面、商业视野、控制局面的能力以及稳定的情绪。”

阿坤不仅没对妻子发过脾气,跟父母、岳父母、

亲友、同事、孩子也从不发脾气。养儿育女,一路走来有多少烦心事啊!老大大学毕业,老二上中学,他怎么可能没发过脾气呢?

曾有人妙论:“第一等男人,有本事、没脾气;第二等男人,有本事、有脾气;第三等男人,没本事、有脾气。”现实生活中,有很多“第一等男人”是戴着面具的。在外面,待人接物,满脸微笑,言语温和,大度包容;回到家,却把在外遭遇的不如意、委屈、憋闷,对家人发泄。有时发泄了也后悔,但会给自己找理由:“我不敢跟老板喊——怕他辞退我;不敢跟客户喊——怕生意谈不成;不敢跟同事喊——怕他们给我挖坑……”我只能在家里发泄一下啊!”

要仔细探究,有谁天生好脾气呢?真正好脾气、情绪稳定的人,要么是遗传或熏陶,要么是修行好。无论怎样,有好脾气,在生活中,会伴随着好福气、好运气。

有好脾气,是不是做事就会一帆风顺呢?未必。好脾气的阿坤遇到这样那样的烦恼,他怎么处理呢?阿坤说,他不想与烦恼纠缠,遇到烦恼了,就找个安静的角落坐下来干

活。他喜欢安静,也喜欢在安静中做事。

那天,阿坤送给我一只“禅定杯”。这只杯内里光滑润,外示锤纹。名曰锤纹,其实是用刻刀剔出来的。我粗略数了一下,剔出这只小茶杯外壁的纹络,差不多要六百多刀。一刀一刀,不紧不慢,安安静静,是怎样的从容啊!这份从容,让人想到:智慧有一个别名,叫“须耐烦”。这种处理烦恼的方法类似禅门讲的“安忍”。“安忍”,就是面对荣辱恼害时,身能忍耐,心能安住。

怎样安忍呢?有位禅师说:“喜悦是美食,烦恼如粪便。知道它不好,臭烘烘的,谁愿意跟它纠缠?还不赶紧跑开吗?”

阿坤的好脾气,是他安忍,是他历事炼心,也是他无心而合道。

阿坤画案上有一纸白梅。我看了喜欢,提出要据为己有。他挠了挠头,“不是我舍不得,这是半成品,没画完呢。”“我觉得已经画好了。”他爽朗大笑,“那你拿走吧。”“十年无梦得还家,独立青峰野水涯。天地寂寥山雨歇,几生修得到梅花?”南宋诗人谢枋得,冬日在武夷山中闲步,于路畔遇到一树梅花,触景生情,吟得此诗。阿坤的安忍,让我觉得,这一纸白梅,就是从那株梅树上剪下的一枝。

年近九旬的父亲转变很大,主要表现在,由之前的主动锻炼变为久坐不语,由原来的看电视变为两耳不闻任何事。父亲怎么啦?他耳不聋,眼不花,腿不疼,腰不酸,走起路来不拄拐杖。哥哥问他,他说老了,懒了,不想动;姐姐问他,他说人到了哪个岁数才有哪个岁数的感受,说了你不懂;弟弟问他,他说儿女再多,也得舍了家,在农村和城市之间打游击。转了半天,年老是一层原因,离开唐圩那个生活了几十年的村庄来到淮北市住楼房是另一层原因。

父亲读过私塾,做了一辈子农民,一直关心国家大事。从我记事起,就知道父亲爱听收音机,常在农家小院响起的是新闻联播和报纸摘要、天气预报、戏剧。自从有了电视,父亲就成了忠实的电视观众,看的内容老三样:新闻联播、天气预报、戏剧。

母亲去世后,我们不可能让父亲独守老屋。住进一直抵触的楼房,打开电视,他闭眼;跟他说话,犹如没听见。为了让父亲继续锻炼,哥哥试着让他住进大棚。他喜欢上这个地方,把割下来的韭菜捋齐顺,把摘下来的豆角扎成把,把胖胖的蚕豆揪下秧,把鼓鼓的黄豆粒剥出来……废弃的大棚成为大家庭的时蔬供应基地。父亲不看电视了,偶尔翻下桌上的书。他从不选择,抽到哪本算哪本,翻到

哪页是哪页,看了三五分钟,一合,又去与棚中青菜作伴了。

2022年10月,从“夜光杯”公众号得知,“智慧快餐”作者郑辛遥出版一本30年来在《新民晚报》刊登的漫画汇总,名曰《智得其乐》。我当即在网上订一本,寄给哥哥转交给父亲。

我能为父亲做什么呢?老人家常对远在西藏的我说,你们没病没灾好好过日子就是好。如今父亲的生活起居由兄弟照料,以前想花钱没有,现在有钱又花不着。

过了一段时间,哥哥对我说:“你买的漫画书收到了,我拆开一看,内容真好。儿子看完后送回来。孙子孙女争着看,像简笔画一样,他们就是觉得有趣。我送给父亲时,他没当回事,随手一翻,觉得有意思。父亲这么大岁数,眼不花,也不近视,书里的漫画篇幅大,线条不多,他看起来不费劲。他对着漫画,有时说这样做对,有时说那样的人可恶;有时说他经历过这样的事,有时说他见过那样不靠谱的人。一句话,你这书买对了,父亲喜欢菜园子,也喜欢看漫画。”

我很高兴,想不到还能给父亲尽点孝心,还能四世同堂看漫画。一本《智得其乐》,让父亲在精神上老有所乐。

## 为父亲买漫画书

唐大山

## 阿沙之战 (七绝)

朱英磊

谁料雄鹰折戟沙, 午时顷刻日西斜。 彬彬阔绰先赠礼, 西亚绿鹰涂玉鸦。  
注:雄鹰,阿根廷队美称“潘帕斯草原雄鹰”。 赠礼:开场不久,沙特队即送阿根廷队一个点球。 西亚绿鹰:沙特队美称。 玉鸦:名首饰,喻阿根廷队。

## 家门口的人间烟火

王丽娜

江南天气好,冬景似春华。虽然时节已经到了冬天,但是空气中寒意未曾真正达到凛冽的程度,还在一种介乎秋天和冬日的临界状态,这是初冬天然带着的可爱状态。这种可爱,胜在景色宜人。此时,虽然不是姹紫嫣红,依然有黄英傲霜。名花半放,好酒半醉,佳词品赏还在玩味之间。天清气朗,拿出照相机,选个合适的角度,分分钟出大片的既视感。这是最好的时候,你可以领略秋的斑斓,也可以感受冬的微冷。我们爱这个时候,自然是可以轻挽芳华,也能人间烟火。

人间烟火,听到这样的词语,总是暖暖的,风花雪月太好看,苦辣酸甜在狂欢。步出家门,便是大千世界。家门口是个开放式公园,一到假日,就似乎弥漫着欢乐的情绪。公园的阶梯式广场内,阿姨爷叔跳起交谊舞,欢快的步伐一点也不输年轻人。有位阿姨还拿着手机进行直播,她用略带口音的普通话说今天做了什么,高兴的时候比着手指说“耶”。即使温度再下降,他们也会保持着自己的状态,说这是干一行爱一行。

公园有个草坪,草坪其实并不大,方方正正的一块。以往,草坪相对很空闲。这次来到草坪,映入眼帘的是一排排的帐篷,虽然规格不同,但每一个帐篷都是一个流动的家。大的天幕帐篷是孩子们嬉戏的城堡,小的三角帐篷走的是

气质范,格子野餐垫上满满的小食,配上各种果饮,俨然有了集市的感觉。冬日的阳光照在身上,是一种适宜的温度。草地中间,那些帐篷的主人玩闹着,最近流行的飞盘运动吸引着更多的孩子加入。他们蹦着、跳着,这种激情就是年轻的活力。而在草地的另一侧,几个抖空竹的老人摆弄着手中的空竹,伴随着呼哨声,空竹上下翻飞,左右跳跃,似乎有个浑然天成的圆球在空中腾跃,旁边围观的人叹为观止,老人们态度自若,张口就说,这不算什么,当年在市里比赛拿第一的花样比这复杂多了。藏龙卧虎,亦是如此。

最动人处,在细水长流的寻常日子里,绵绵情深蕴于生活的点滴中。家门口的人间,就是可爱的地方,岁月风雅,足以过冬。



飞冤驾雪一恶事 狼狈为奸两坏人 写状 (设色纸本) 朱刚

乌鸦的总体形象有点糟糕,它那黑沉沉的身影从人的眼前掠过,特别是那“哇、哇哇”的叫声总会使人瘁得厉害,给人一种不祥的预感!

但是理性地想想,人们对乌鸦是有偏见的。乌鸦虽说吃腐肉,但大多时间吃的是昆虫、蜈蚣、金龟甲、蝗虫等害虫,这样的食性与喜鹊是相同的,然而人们都不讨厌喜鹊,偏见可见一斑。另外乌鸦反哺是非常感人的孝道,好多动物,甚至人类都不能完全做到。调查发现,乌鸦并不是绝对被人嫌弃的鸟儿。据我所知,最起码有两个地方是喜欢乌鸦的。一个是北京故宫,一个是日本大阪。北京故宫设置了很多索伦杆,这是满族人祭天的工具,杆的上端有一个碗状的锡斗,祭天时人们便会在锡斗里放上切碎的猪肉和碎米供乌鸦食用。乌鸦在故宫为何有如此待遇呢?传说很多,大致意思相同,说是当年皇太极被追杀,重伤倒地,大批乌鸦

伏在他身上,使敌人没法找到他,他由此逃过一劫,于是皇太极便将乌鸦视为救命的神鸟,一直将其供养。日本大阪将乌鸦作为市鸟,是城市的象征,缘由与北京故宫差不多。距今2600多年前,日本第一位天皇神武天皇从宫崎县东征奈良一路激战,获天神派来的一只乌鸦帮助顺利获胜,于是将乌鸦视为神鸟。故事真伪不去深究,但日本大阪等地乌鸦不讨人嫌则是真的。我生活在大阪,每天清晨“哇哇”的叫声绝对是一首不可或缺的晨曲!

我认识一位音乐家,甚至将自己的艺名改成“百舌鸟”,“百舌鸟”日语意思就是乌鸦,据说它能模仿百多种鸟类的叫声,所以得名。但我们平时听到的乌鸦叫声则只有“哇哇”之声,它真能模仿百鸟之叫声则存疑。但日本人是深信不疑的,我认识的那位音乐

## 作家之笔写新闻

俞亮鑫

简平是作家,但他更是一名记者。这本新闻作品集《追踪迷失的卫星》就汇集了他近30年新闻生涯留下的精彩篇章。

好记者有两类。一类是脚踏实地,埋头苦干,坚守在自己熟悉的领域里深耕细作,持之以恒,成为这一领域内出色的行家。还有一类记者是不甘寂寞,心怀梦想,到更遥远的地方去跋山涉水,开天辟地。简平是两者兼而有之,尤以后者更为突出。他既能写出非常专业的影视报道,也能仰望星空,倾听大海,任凭文学思绪随意飞扬,以强烈的新闻理想和浓郁的人文情怀,去捕捉社会万象中有意义的人和事,用他作家特有的文学笔触记录下来。他会在茫茫宇宙中,苦苦追踪那一颗“迷失的卫星”,再难的选题都无法阻挡他的脚步。

这本新闻集从简平上万篇报道中精选28篇中篇报道,其视角之丰富、题材之广泛、观察之细致、思

考之深入,既体现了他的记者功力,也表达了他的作家素养,更传递了他的新闻追求:“具有批判的眼光、不满的精神和追求美好的愿望。”

报刊和电台电视,都是有报道分工的,但翻开《追踪迷失的卫星》一书,能感到视野的广博,看不到一点简平受到报道范围的局限,他海阔天空,任意驰骋。简平涉猎广泛,视野开阔。这些作品,体现了他的积极求变,主动出击,广采博取,不拘一格。而身为作家的使命感和作为记者的敏锐性,更让他善于观察,精于思考,使作品既有广度,又有深度。

他关注现实的社会问题,笔下就有了《国门:拒绝恶虫毒草进出》《“高烧”:向城市环境敲响警报》等力作,为形势严峻的现实问题大声疾呼。他也为社会进步深感欣喜,《这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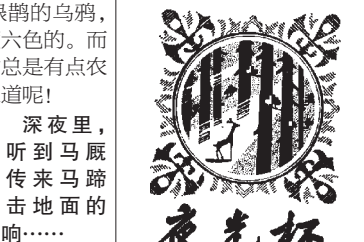
## 里只相信阳光》

就记录了浙江宁海农村将权力关进笼子,建设新的基层政治文明生态的积极尝试。这一制度创新被写入了乡村振兴战略的中央“一号文件”。

简平有强烈的平民情怀,关注不同群体,他的足迹走向了公交线路、监狱深处、边疆村寨、大学校园,笔端流淌出浓浓的关爱。他为身患绝症、生命垂危的年轻人,写下《死亡日记:与生命的对话》。他善于与文化名人深交,有一系列的名人专访,本书仅选择了翻译家王智量等人的两篇。他还把目光投向海外,写下《卢浮宫的地下密室》《在布拉格重读<绞刑架下的报告>》《一本最豪华书籍的悲喜历程》等,文中既有故事传奇,又有隽永意蕴;尤其是反法西斯斗士伏契克的“报告”令人震撼,闪烁着英雄主义和人性的光芒。

本书还为读者翻开了厚重的历史书页,《追寻“南京的辛德勒”》《穿越蘑菇云的时刻》等读来惊心动魄,都是我们这个民族不该忘却的记忆。

纵观简平的新闻作品,既有新闻性,又有文学性。他写人叙事,有情有景,文风活泼,语言生动,极有画面感。这些新闻作品注入了文学性,跨越了时光的阻碍,更有咀嚼感了。有些新闻作品虽已有20余年,但至今读来依然清新可目。那些场面历历在目,那些人物鲜活可近。这无疑是记者兼作家的优势了。



## 十日谈

自然为师

责编:殷健灵

深夜里,我听到马厩里传来马蹄创击地面的声响……